

阳具迷情：情欲面具下的独立音乐人“盐焗鸡”

盐焗鸡把性器与性事挂在嘴边，并不是为了博眼球，而是希望每位喜欢她的听众能够拥抱最真实的自己。



盐焗鸡\$alty Chick。摄：Peter Wong/端传媒

在21岁的时候，盐焗鸡被诊断出患有边缘性人格障碍（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，以下简称BPD），这是一种人格疾患，以不稳定的人际关系模式、扭曲的自我概念和反覆不定的情绪为主要特征。她补充道：“BPD很多次时候都会被误诊为抑郁，有很多听众曾经跟我说过，他们看了很多年心理医生，以为自己患有抑郁，吃了相关的药。最后却发现这并不是抑郁症，是BPD。”

BPD有多个不同的症状，她谈及其中数个最影响她的症状：“首先，就是人际关系会很麻烦，与其他人的距离很难搞。当与他人的距离太近的时候，我会很害怕，但是太远了，我又会感到沮丧忧郁。然后，在生活也就很麻烦，整个人的状态不是『黑』就是『白』，情绪会很摇摆，一会很亢奋，一会就很伤心难过。另外，就是我的人格会分裂成很多个，但是这与你一般会听到的人格分裂并不同。人格分裂是控制不了的，但是BPD是能够控制的，而且你是知道的。”

盐焗鸡经常会在Instagram的限时动态看到别人去了日本打卡、去了Staycation，吃了美食很开心的样子，她也很想感受这种体验：“我会长期感到空虚，感觉就很虚无，很容易就会觉得很多东西都很没意义，挺惨的。当你困在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的时候，你会有一个幻想，会觉得可能到达外面的世界会很开心，但是后来发现一点也不开心，很多事情都很没意义。但是我还未至于有自杀的想法，因为我根本没有自杀的勇气。但是总之就是比较惨这样子，做什么都只是这样而已。”

尽管受到精神疾患的困扰，但是依然有音乐陪伴着她，并支撑着她：“我现在已经好点了，因为我已经长大了，而且我有了音乐这个支柱，就好很多了。”更重要的是，她坦言发现BPD这个疾患其实并不是一件坏事：“我其实挺开心的，因为找不到原因是很惨的。你可能有抑郁之类的问题，但是又不知道问题在哪里，这才是最痛苦的。一诊断到BPD，我就觉得很好，起码我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，然后我才能在这上面下功夫。”

她有一首歌名为《BPD》，然而这并不是诉说她的病情，而是关于一个男人：“这首歌就是在说《今晚好想好想打俾你》的那个人，我跟他的关系就很糟糕，很符合BPD的情况，我们的关系经常『弹出弹入』。他好像也有BPD，所以我们两个的关系就很奇怪这样子。可能有段时间他会返回到我的生命之中，距离近得很，但是有时候，他又会突然人间蒸发。我对他的恐惧，或者他的淡出，都跟BPD相关。我们的距离突然间很近，之后又会很想推开对方。另一边厢，又会想见到这个人，又会想打给他，而当太近的时候又会很害怕。这一切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距离的问题。”





盐焗鸡\$alty Chick。摄：Peter Wong/端传媒

这，就是展现自我的方式

盐焗鸡曾经旅居过欧洲数个国家，现在则是一个英国上班族。关于开启盐焗鸡音乐生涯的原因，其他人每问她一次，她也会再次问自己为什么会做音乐，重新思考其意义。“一开始的答案就是，当时我的意大利男友就是很『细J』，又反对我搞音乐，我就觉得很烦，想找一些出口宣泄一下自己的感受。然后他也听不懂广东话，那就对了，我就可以用广东话哼些歌来取笑他。”这当然是盐焗鸡最初的动机与灵感来源，但是做了音乐也有了一段时间，她似乎又有新的体悟。“如果说以前我在香港泡一个男生，然后我就写一些广东歌去讲他，那他一定会知道，我也会不好意思。那么，反而是在外语的环境，你更能够做自己，因为根本没有人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在这个『错』的环境下，才能把真正的自己『挤』出来。”对身在异乡的她来说，音乐是兴趣之余，更是诉说心底话的途径，表现自我的方式。

她以往也用过本名进行过创作。“我有数个名字，但是我越做的久，越觉得全部身份也就是同一回事。其实所有东西都是同一个故事，只不过是用了不同的角度去说，都是我的生活，都是当时、不同时间的自己对生活与生命的看法。”有一次，她写了一首诗，她的朋友剪辑了一些她以前、不同时代写的歌，为这首诗配了一个背景音乐。“那些歌是我十七十八岁写的，原来以前的自己，跟现在的我也有相似之处，只是表达方式不同而已。我觉得很高兴，好像在和过去的自己聊天一样。我觉得艺术就是在于这些东西，好像能够穿越时空与处于不同时间的自己进行沟通。”

我们的音乐还需要往前走

盐焗鸡的音乐能够被归类为嘻哈音乐，但是她却对香港的嘻哈音乐发出了一些疑问。她觉得香港嘻哈太多关于毒品、女人和金钱的元素，使得香港嘻哈音乐变得有些公式化，甚至是无聊。“本身是可以的、也是有趣的。但是说得太多了，讲完又再讲，那么多年都是在说同样的东西。而且你也看得出来这些不是他们真的想法，他们只是纯粹在跟风。”香港Hip hop音乐的同质化，也成为盐焗鸡做音乐的动力之一，她质疑道：“香港hip-hop真的很闷，说来说去都是性爱、吸毒与金钱。那我的音乐为什么不能讲『屌仔』、『含捻』和Sad Girl的内容？”

可能有人会觉得盐焗鸡以女性本位的视觉出发大谈性爱，是赋权予女性的方式，是一种女性主义的表现。但是盐焗鸡本人似乎持着相反的意见，她说：“我最讨厌这一种女性主义，也不想被称作女性主义者。当然，女性主义者没有错，但是你也知道有很多人做了很多蠢事、烂事败坏了女性主义这个名号。我并不想做那些人，比起Feminist，我会称自己为Humanist。每个人都有做自己的权利，你有权选择做什么，也有权不去做什么，只要到最后我们依然是选择做自己。”

不论他人的意见是什么，她都认为如果香港能够有更多情欲主题类型的歌曲出现是一件好事。而这也正正是她所期望的：“我开始看见香港慢慢多了这些东西，未必一定是音乐上的，可能是流行文化或者是迷因之类的。我的梦想就是有一天“盐焗鸡”类型的歌曲、比较内心，或者是Sexual的东西开始变得流行或普及化，别人不会再觉得有什么特别，我就会觉得很开心。其实我也觉得现在已经开始普及了，因为如果早两三年出这些歌曲，应该不会有这么大的接受度，甚至会被人谩骂。”





盐焗鸡salty Chick。摄：Peter Wong/端传媒

说出真心话

盐焗鸡一开始只是纯粹把歌曲当限时动态来玩，一直没有把歌曲当作是“音乐”来做。直到二零二一年回到香港开演唱会，她才发现听众们是真的喜欢盐焗鸡的音乐，是真的会唱歌曲中的每个词句。这种体验对她来说十分神奇，一个自己在厕所随便哼唱的东西，竟然会有人追捧与喜欢。盐焗鸡根本没想过能够连结到这么多人，而这种连结是十分夸张的。曾经有不少的女观众会私讯她说：“我本身是一个『乖乖女』，有时候做一些很糟糕的事情，会觉得自己很奇怪。但是听完你的音乐，我就觉得我要做一个Fuckgirl，I am not alone。”

甚至有听众去了演唱会后，有些人成为了朋友、情人或是炮友。盐焗鸡笑笑：“在这以后我就觉得盐焗鸡的音乐真的是能够影响他人，真的能够改变到一些东西，我就觉得很开心。甚至可以形成一个社群，而这个群体并不是由谁主导，而是一群『痴线佬』终于知道自己不是『痴线』的，或者大家的确是『痴线』的，但却以『痴线』为傲。”

盐焗鸡认为这么强的社群连结性是源于社交媒体的特性：“比如说交友软体Tinder，我觉得其他人在Tinder上更加能够做自己，因为没有后果嘛。你不会说了某些话而败坏了自己的名声，影响你的生活，因为没人认识你。这个匿名性令到我们放下了社会的枷锁，更加做到自己。”但是盐焗鸡最初并不想玩社交媒体，最开始是朋友们逼迫她开的Instagram，因为他们说开设了社交媒体才能建立盐焗鸡的形象，才会多人听盐焗鸡的歌。她坦言：“其实我一直都想宣传我的音乐，所以我开了。然后慢慢呢，一些事情在现实世界我没法说出口，我又想找一些途径宣泄，所以我就用盐焗鸡这个身份说。然后说着说着，反应也挺热烈的，也有很多不同的人会私讯我。他们可能写一篇文章，用三四千字跟我说他的一生、说一些糟糕的事情或是他们的心事。我觉得这个现象很有趣，反而我们不认识他们更加能够做到自己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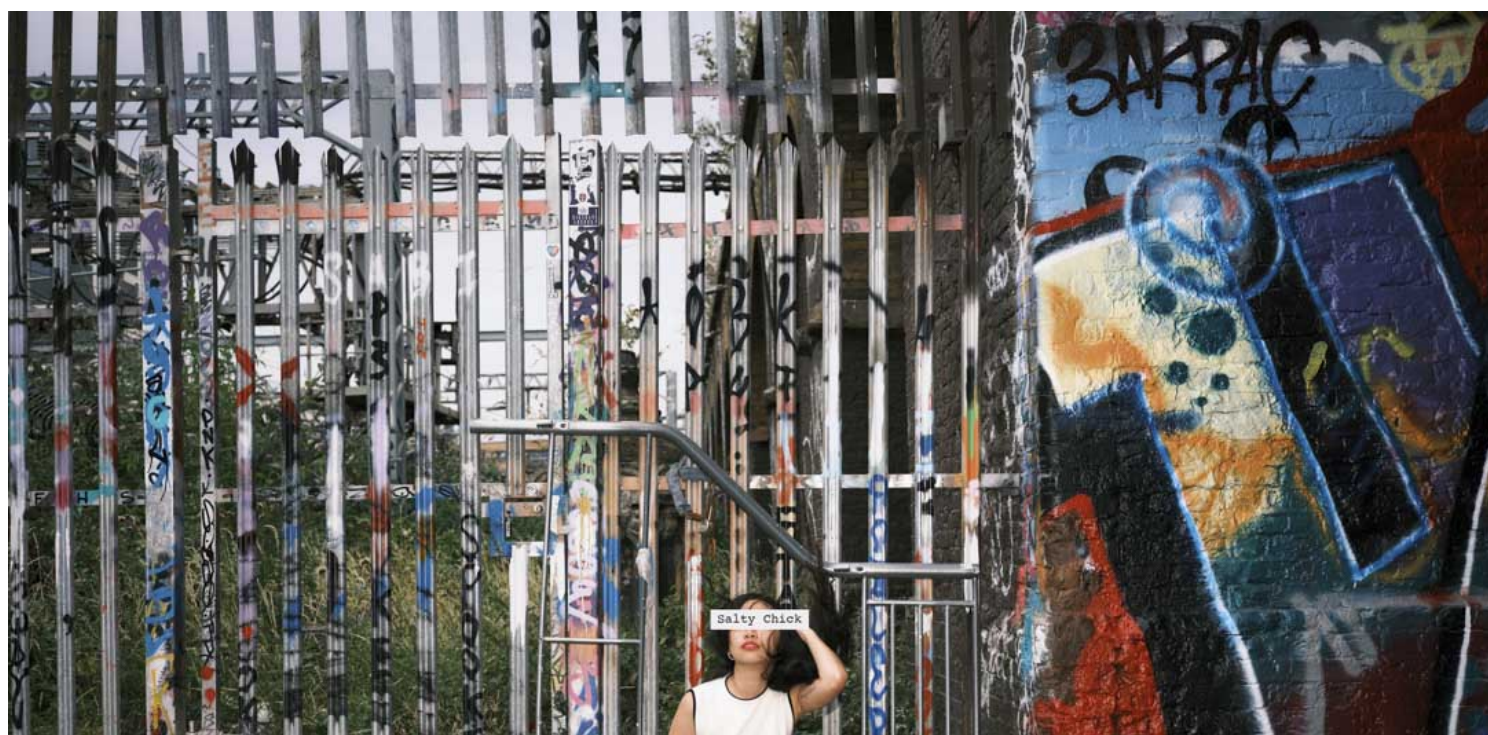
使用社交媒体后，盐焗鸡开始分享日常的琐碎事，发泄心中苦闷，结果似乎为她的生活带来更好的改变：“本来现实世界的人未必认识我这么多，因为有些东西我会选择性不说。但是并不是说我收起了自己，纯粹我觉得自己太情绪化太麻烦，普通人吃饭根本不会想听你说自己有多惨，都是说一些风花雪月之事。做了盐焗鸡之后，我的朋友通过我发的限时动态而更加认识我，也慢慢的了解我多了。那挺好的，这改善了我现实世界的人际关系。而且这是一个很好的滤镜，可能有些朋友认识到了盐焗鸡，发现了这个人怎么这么

现实世界的人际关系。而且这是一个很棒的滤镜，可能有些朋友认识了盐焗鸡，发现这个人怎么这么奇怪，那就不要做朋友好了，反正大家都不合，反而让我更容易去看出哪些人值得让我在现实世界走近一点。”

香港很悲哀

“香港的社会很惨，不用说政治这些，你普通的成长环境、社会与家庭已经给了你很多框架。”盐焗鸡身处英国回望香港，不禁哀叹香港只是一个悲哀的城市。她直言如果你在香港做一个全职音乐人、教吉他，或者是做街头表演也总是会被人说三道四，被人质问：“你是把它当作兴趣，还是生财工具？”做点小事情也会被人批判，暗贬玩音乐就是没前途，不如找一份好工作。她不忿香港人好像进了大学才有一个空间去认识自己，因为已经太迟了，短短的大学生涯转眼就过，然后又要投身进社会了。“我们好像浪费了很多时间认识自己，然后解构自己，最后才尝试甩掉那些社会要我们去做的事情。很多人奋力甩掉这些标签，然后甩到三十岁才可以真正的做自己。其实我也是，我也正在甩，所以盐焗鸡正是其中一个救自己的方法。”

然而，除了一般的框框条条外，她认为两性关系更是一大问题：“女人一定要泡有钱的男人，要乖乖的，要依靠男人。即使女性自己有工作，他们依然有这个意识，大家多少都有点拜金的感觉。如果你住在公屋，就要泡住在私楼的。你是住私楼的，就要泡一个住豪宅的。女人去泡一个男人的时候，不多不少也会有这种阶级流动的意识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说这是最大的考虑，但也是一个必定有的考虑。”她点明这对于男性来说也不划算，如果男人事业无成，那他们也没法结识女性，即使你多帅也没用。结果，这就形成一个很差的风气，你没法真正选择自己的道路：“你赚不到钱无所谓，不是做医生律师也没所谓，这个世界有很多东西可以做，也有很多空间可以做自己。可能你并不是注定失败，但是无奈你不跟随这些规则玩，你就是一个失败者，所以这些对大家也没有好处。”





盐焗鸡salty Chick。摄：Peter Wong/端传媒

没有音乐就会凋零

“如果没有音乐，我可能已经死了。未必是物理上的死亡，但是我的心灵必定凋零而死。”盐焗鸡直言亚洲小孩都是同一种成长的方式，很多时候无法做自己。从小到大父母都只会叫孩子读书，进大学，然后找一份好工作，最后成为一个奴隶。如果没音乐，她定言自己最后会变成一个企业的奴隶。她说：“而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写歌，到了这几年才开始慢慢知道，音乐应该是一个出口。我的朋友就是音乐，所以我就写了很多歌去听自己说话，最终成为了一个习惯。”音乐于她而言就是一个出口去讲自己的故事，但是总有人会觉得盐焗鸡的音乐内容很吸睛出众。然而她却不觉得内容有什么特别的，然后她又开始反思：“噢，也对。可能就是因为这么『爆』，所以我的现实生活才这么糟糕。我觉得正常的东西，其他人就觉得很不正常。而音乐正正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出口，去说我想说的，去做自己。”

“全部歌曲都是来源于我的生活经历，每首歌都是真人真事。对我来说，创作是一个结果，是一个生活的结果。我经常在社交媒体上说，做盐焗鸡就是有这些糟透了的事情与生活，才会有这么多的产量。”而盐焗鸡也会有自己的担忧与考虑，她清楚立这种人设做的多也会累。但是于她而言，这段经历是一条必经之路，只能尽快完成盐焗鸡这个角色，做到她想做的事情，那么就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做回一个正常的人。

当然，并不是说这个身份有什么问题，而是终有一天要为盐焗鸡这个角色拉下帷幕：“呃，我觉得这个年纪就是要做这样的事，但是我幻想不到自己到了三十五岁也是这样子，应该会很辛苦，也会很累。我的意思是给自己一个限期，盐焗鸡这个人可能到三十岁就需要结束了，但是音乐一定会做一辈子。”

不论世道如何，她唯一不能放弃的就只有音乐：“音乐就是我的生命，如果没有音乐我就会死。如果没了音乐，我最后会只会沦为一位在写字楼求升职的OL而已。”